

眉溪

王文華

眉溪是我夏天最常去的地方。從合歡山裡來的水就算到了小鎮，仍然帶了幾分山裡特有冷冰冰的特性，沒有受到太多人工污染的溪水，魚蝦繁多，經過山林陡峭的旅行，來到小鎮，開闊的平緩的地形使它變柔了，變媚了，成了一彎最清澈的夢。

遠從阿公的阿公舉家搬來小鎮，眉溪便擔負著孕育出這裡的人特有的生活形態，靠著它的灌溉，茭白筍和甘蔗都帶有幾分特有的清甜，水質好，連帶的也把這裡的酒釀得純厚、米粉製得滑溜。

整個夏天，我都是在這兒玩的，游泳和釣魚，是小鎮上每個男生暑假必做的功課，白花花의溪水充滿了我們的笑聲，讓水從頭一路沖刷直到我們的腳趾頭，瞧它們從我們的身上流過，一個充滿了笑意的下午，不用花一毛錢。

現在眉溪混濁了，黃澄澄的溪水，像每回颱風來一樣，然而天卻異樣的藍，兩旁的青山成了落石遍布的山崖，落石滾落溪底，伴著嗚咽的河水聲，成了地震後，眉溪的景色。

媽祖廟那口古井是我們南昌街人飲用水的來源，井水甘甜清冽，做粿泡茶都好，算是我們南昌街人的私房井水，平時要不是自來水真的沒來，這裡的水就只能拿來飲用，不可以用來洗東西，「這麼好的水用來洗東西不是太糟蹋了。」阿公他們再三的交代，所以井口還用一個大鎖鎖住，要開井還得找廟公拿鑰匙。

地震後，家家戶戶的水龍頭都滴不出一滴水，沒電沒關係，沒水可不得了，大家想起這口井，等打開井口一看，這口井的水也沒了，井底隆起好幾尺的黃沙。

魔法小飛機

劉麗卿

每天都要上學對於小威來說是十分大的痛苦，看著老師搖頭晃腦的模樣，十足像家裡那座老舊的鐘擺，緩慢的晃呀晃的，其催眠效果比起大衛魔術實在絲毫不遜色，「噹！噹！」好不容易這節國文課終於在美妙的鈴聲中，寫下休止符。

「小威，等會兒到你家找你，街角那兒開了一家電玩店耶！而且開幕期間優待價呢！」才剛一衝出教室，隔壁坐位的阿強就迫不及待的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要是平時小威老早就一口答應了，雖然學校的課業對他有如無字天書般的困難。但一坐上了電動玩具前，他彷彿脫胎換骨般的，簡直就是電玩的剋星，同學之間替他取了一個神氣的綽號——電玩的魔鬼終結者。就連電動玩具店的老闆都不得不和他打好關係，在他打電動玩具時，不須投幣，直接將機器打開控制電源讓他打，愛打多久就打多久，常使他那票哥兒們嫉妒的眼紅。

但是，人們所擁有往往不是自己最想要的，就像阿強對小威的電玩技術，簡直崇拜得五體投地，巴不得那項技能是自己的拿手絕活；巧的是阿強那個一般正規的公務員小家庭是小威心靈深處最渴望的，五歲那年，爸媽在一陣爭吵後，開始正式分居，小威哭著哀求媽媽別走、拉著媽媽的衣角企圖能挽留這早已破碎的家，卻只能任紅通通的眼眶目送母親離去時無奈的身影漸漸地消失在巷子盡頭。

儘管爸媽已經離異，但是媽媽還是常常偷偷到學校去接小威，到學校附近的麥當勞聊聊天，小威總是好高興的告訴媽媽家裡的事情及學校又發生了什麼新鮮事，一邊滿足的吃著手上的炸雞，這樣的事情卻仍紙包不住火。

中秋的圓圓月

林芳萍

每年到了中秋，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所有的人都會回到阿媽家團圓，圍著大圓桌團團坐成一個圓月亮，和天上掛的那一個比圓兒。

這天一早，我總會倚在門邊，或靠著窗前，一會兒又忍不住踱到廟前的廣場上，伸長脖子張眼眺望。一認出遠遠的路那頭有人走來了，便拔腿跑著吆呼著先傳回給在廚房忙的阿媽知道。阿媽一聽高興，有時還會順手斬下一隻雞腿，偷偷塞給我。我三口吃了，鼓著油油亮的嘴再趕到大門口，還來得及向走進來的人恭恭敬敬一鞠躬，道聲：

「大姑丈好！大姑姑好！」

然後，我拉著大我兩歲的表姊的手，兩個人一起開開心心又到廟口等人。這樣來來回回迎人一整天，總要到了傍晚，圓圓的月兒升上山嶺時，全家人才團聚齊全了。這是因為阿媽有八個孩子，這八個孩子又陸陸續續生了很多小孩子的緣故。

剛開始的時候，所有的人圍著一個圓桌坐著，剛剛好圓滿；過了幾年，得加開第二桌；再過幾年，小孩子們也能繞著小桌几圍成第三個圓了。但是孩子們小，坐不住，吃了兩道菜便紛紛起身離桌，像一顆顆流星四處飛竄起來。這時候的紅瓦屋，比起宇宙銀河還要更明亮、更熱鬧呢！

當月亮依約來到庭院時，屋內的人也趕緊走出來相迎。有人抬桌子，有人搬椅子，有人切月餅，有人剝柚子，有人彈著吉他，有人搖著扇子，在白白的月光下，每一個人無法掩藏的歡欣，像流瀉了一地的黑影子，手舞足蹈地在跳著。

走進弟弟山

林芳萍

三月的一個下午，我跟著爸媽走進了一座陌生的山裡。

這座山，雖然和阿媽家村子外圍的那幾座山手牽手，排排站，但是我從不曾來過，只有站在阿媽家的土坡上，用眼睛遠遠眺望過。

當我眯起眼，以指尖輕輕一點——一朵雲兒就會聽話的從山的這邊，飛去蓋住了山的那邊的頭頂。彷彿個兒一般高的兄弟倆，輪流共戴一頂白色絲絨帽！這時，看起來那麼遙遠的兩座山，卻變得那麼近了。這是我一個人時，常變的魔術——用心和眼睛邀來雲兒和山兒陪我玩兒。

但是這一次，我竟真的站在這座「弟弟山」的腳邊了，等爸爸把車子在樹林下停好，我就可以真正走進山裡，親近他了。我抬頭看，「弟弟山」已經戴上一頂白雲帽在等待我。

山下的這片樹林很濃密，爸爸著實費了一番工夫，還將前輪壓在一條凸出地面的老樹根上，才勉強停好了車。我往上走了幾步路，轉身看，爸爸的鐵灰色車子歪歪夾擠在一棵棵相思樹之間，好像一粒硬塞擠在巨人腳趾縫裡的小石子。

你會不會很痛啊？我問「弟弟山」。「弟弟山」沒有回答我，卻在山區彎彎的入口，下起了綿綿的春雨。

雨絲細細柔柔的飄著，像有人站在山頂上撒下一把一把新生的鵝毛。落到身上先是一陣輕微的癢，再化成了沁涼。

我仰起臉，讓雨溼潤臉頰，也讓一顆被午後春陽鼓譟發酵的心，像一粒安靜的梅子，冰鎮在雨中。

我放慢了腳步，以腳跟為圓心，身體為半徑，用眼睛畫了個半圓，環看這座山中的景物。